

# 第6个 还是秘密

人性是永不会改变的一种东西？

.....阿真◎著.....

——群众出版社——

新 悬 念 小 说

新

悬

念

小

说

人性是永不会改变的一种东西？

# 第6个还是秘密



.....阿真◎著.....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六个还是秘密：新悬念小说 / 阿真著. —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5014 - 4050 - 4

I. 第… II. 阿… III. 推理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997 号

## 第六个还是秘密

---

著 者：阿 真

责任编辑：张小红

封面设计：董 睿

责任印制：张代英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52173000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mailto: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国工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17 千字

印 张：12.25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4050 - 4/I · 1666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24.00 元

---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目 录

### 小八村的秘密 .....1

凶案发生在金贵尊邸，老保姆临终呼喊着小八村三个字。同时，一个拾荒的老人冻死在这座城市的一角，身边的纸片上也写着“小八村”。纵然时空流转，战争已经远去，小八村见证的是六十年来隐埋的永远的深沉的委屈的伤痛的秘密。

### 57 .....飘荡的魂灵

冬日海滩，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士兵与她不期而遇，两人的命运从此紧紧相连。然而，她深藏心中的秘密却使他们欲爱不能。两人即将踏上军舰同去台湾的那一刻，竟成了生离死别之时。四十年后，年老的士兵怀着不尽的困惑从海峡那边归来，受尽磨难的她终于在信中向他倾吐了那个饱蘸着血泪的难以启齿的秘密。

### 潘多拉的匣子 .....113

一部玩弄于掌上的小小电脑，把一位斯文的学者挤压于恐怖的悬崖边，使几位少妇也裹挟其中，无力自拔，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潘多拉的匣子的开启，意味着更多的罪恶被释放出来，谁能够破解其中的秘密？



## 181 .....凶手

外文系即将出国留学的侄女躺在姑姑家的床上，身体已经冰凉。一封匿名信指向并不是简单的自杀。于是，姑姑、继父、同学、心理学教授通通闯入警方的视野，校园里接连又发生的几起蹊跷事件预示着案情更为复杂神秘。凶手未必要举起尖刀，人性的丑陋一面暴露无遗。

## 市长之死 .....253

月黑风高雨骤天，惯偷登堂入室，未料竟收获意外之喜；市长考察归来春风得意，却难逃厄运；贼心贪婪，抵不住致命诱惑，自取灭顶之灾；迷雾蒙蒙，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终致家丑外扬。阴谋与爱情，侦破加丑闻，解开市长之死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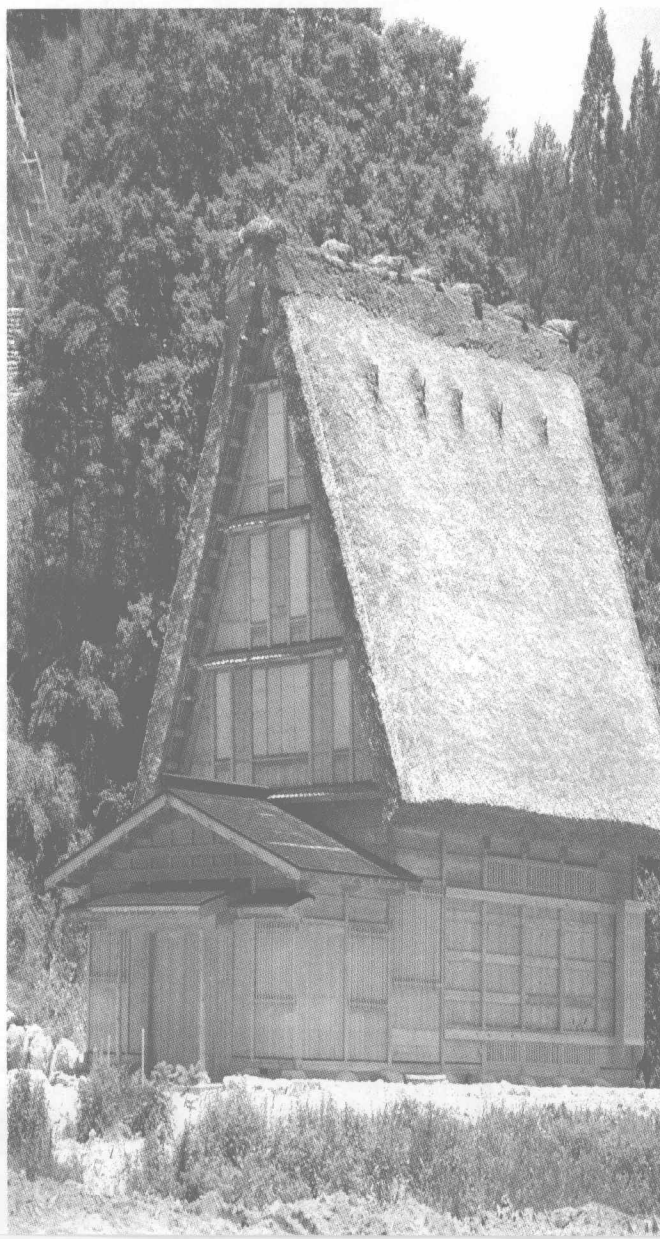
## 329 .....别对警察说谎

命案发生在秋天的夜晚，飘逸的花头巾刺痛着年轻保安的眼。保安在犹豫中对警察说谎了。于是，一个谎言牵着另一个谎言，掩盖了更多的秘密，也意味着一出悲剧连着另一出悲剧。悲剧，解读着诚实与谎言的代价。别对警察说谎，绝对比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来得更为重要。

第六个还是秘密



# 小八村的秘密







## 第一章 李水露的亲人们

金贵尊邸凶杀案发生在清晨。受害人是退休副省长胡建安家的老保姆李水露，今年六十五岁。接到报案的刑侦大队警官刘凯和马森等相关人员赶到出事现场时，李水露已被送到医院抢救。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起城市里时有发生入室抢劫案：九号别墅常年只住着胡建安和老保姆李水露两个人。惟一的男主人胡建安在出事的前夜，并不住在家中，于是，盗贼乘机而入。正在床上熟睡的李水露听到楼道里有动静，便起身查看，开门出来后，与走在楼道上的盗贼撞了个正着。力弱勢单的李水露与盗贼厮打起来，并高喊“救命”，无奈，楼上楼下将近三百平方米的大小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而别墅与别墅之间，又相隔太远，于是，盗贼在李水露的顽强抵抗下，凶相毕露，拔刀朝着她刺去……然而，这起凶杀案却偏偏不像是入室抢劫的盗贼所为。恰恰相反，刘凯和马森在案发现场的侦查结果表明，凶手似乎是专为刺杀李水露而来的。这里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水露听到楼道里有动静，从床上爬起来时，身上仅穿着睡衣，按说，她从门上的猫眼里窥到了凶手陌生的面孔后，是不应该开门的。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给外面的人开门前，要问明对方的身份。做了二十多年保姆的李水露会如



第 六

## 个 还 是 秘 密

此粗心？由此可见，站在楼道里的凶手，在李水露的眼里并不是陌生人。另外，从她被刺的地点，及她倒下去的位置分析，凶手所站的位置应该和她是面对面。现场模拟试验发现，楼道里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声，对安在楼道顶棚上的声控灯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时楼道顶棚上的声控灯应该是亮着的。因此，凶手足以看清自己面对的是谁。但还是持刀刺向了她。以上两点都说明，凶手要杀的人正是李水露，他蓄意已久，伺机行凶……这就使整个案情变得复杂起来。李水露这样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女人，与谁结下难解的冤仇，竟招来杀身之祸？

更令刘凯和马森感到理不出头绪的是，犯罪现场已遭破坏。当时事出紧急，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慌乱中的小区保安打的第一个电话是急救中心。因此，楼道里除了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杂乱的脚印外，没有找到凶手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包括凶器、指纹，哪怕是一根头发也没有找到；其次，罪犯是如何潜入和逃出这四周高墙、门口有保安的别墅楼的，也令人费解。

无计可施的刑侦警官刘凯和马森，只有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生命垂危正在医院抢救的李水露身上。

下午，刘凯到医院探视受害人李水露，马森则在金贵尊邸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暗访。

刘凯是在下午两点钟匆匆赶到抢救李水露的市中心医院的。

负责抢救李水露的田医生告诉刘凯，李水露自入院后，一直处于昏迷之中，目前还无法探视。

“你估计她什么时候能苏醒过来？”刘凯焦急地问。

“这很难说。她伤得很重，能否苏醒，要靠她自身的求生欲望。”田医生叹了口气，“凶手下手可真狠哪，对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老女人……”

“如果她醒过来了，请务必及时通知我。”刘凯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名片递给田医生。

“我会的。请放心！”



刘凯决定先和李水露的亲属们聊聊。

刘凯走出病房。

在急救室门口的长椅上，坐着据称刚从外地赶回来、一脸疲惫的胡建安，及他在本市担任一家大宾馆经理的大儿子胡光。

六十出头的胡建安，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像许多养尊处优保养有方的男人一样，他那微胖的脸上，面色红润，双目有神。然而，透过胡建安表情凝重的双目，仍不难看出，家里所遭遇的凶险，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与胡建安一样，他的年近四十的大儿子胡光看上去也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此人一身西服革履，鼻梁上架一副宽边眼镜，神情矜持而又庄重，显得颇有教养。

刘凯的目光落在胡建安身上。

“老省长，我是负责李水露一案的刑侦大队警官刘凯。十分抱歉，在这样的时间来打扰您！”刘凯弯下腰，很谦恭地说。

胡建安微微欠了欠身，伸出光滑柔软的右手，无力地握了一下刘凯的手。

“我能同您单独谈谈吗？”刘凯看着胡建安的眼睛问。

胡建安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不料，坐在胡建安右边的胡光突然伸出胳膊，拦住正欲起身的胡建安，一扫斯文，有些生气地瞪着刘凯说：“对不起，刘警官，我父亲现在正为我老保姆的生死忧心如焚，你不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跟他谈话，有点残酷吗？”

“可是，为了尽快找到凶手，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解案情。这难道不是你们亲属所希望的吗？”刘凯不卑不亢地解释着。

胡建安见状，索性将欠起的身子又坐回到椅子上不动了。

胡光仍是一副没有商量余地的口气：“我只是为我父亲的身体着想。刘警官，你总不愿意看到一个悲痛欲绝的老人突然发病，倒在你面前吧！”这样说着，他又紧盯着刘凯，“如果你想找受害人的亲属谈话，我倒是很愿意先和你谈谈。”



刘凯很无奈地点了点头：“那好吧！”

“你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在院方为他们打开的一间接待室里，刘凯和胡光隔着一张宽大的玻璃茶几，面对面坐下。还不待刘凯开口提问，胡光就用挑衅的口吻抢先发问了。

“首先感谢你的配合。胡光同志！”刘凯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说，“我想就这起凶案问你几个问题。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初步分析，她的遇刺，并不是一般入室抢劫的鸡鸣狗盗之徒偶然所为。也就是说，凶手对她下手，是蓄谋已久的。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你家老保姆下毒手呢？换句话说，她同谁结下了这么大的冤仇呢？对此，不知道你了解多少情况？”

听完刘凯有理有据的一席话，胡光显得有些惶恐：“这……怎么可能？你们肯定搞错了。谁会杀她？她会同谁结怨？”

刘凯笑笑，又问：“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胡光同志，对于在你家做了二十多年保姆的李水露，你了解多少呢？”

“我……”胡光一时语塞，迟疑了片刻，他才缓缓说道，“刘警官，不瞒你说，我对李水露了解得并不多。”

“听说是你建议你父亲把家政大权交给李水露的。这说明你对李水露还是信任的。”

胡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愕，随之他又换上一副厌恶的表情说：“你对我们家的私事这么感兴趣？”

刘凯仍然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胡光同志，也许你对我们这一行不太了解。的确，隔行如隔山。其实，在出了凶杀一类的恶性案件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向受害者亲属了解情况。当然，你算不上李水露的亲属，可一时半会儿我们又找不到李水露的家人，只能委屈你代替一回！”

胡光听着刘凯这番语中带刺的话，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

“好啦！言归正传。胡光同志，你知道李水露的家人在哪儿吗？”



胡光皱起了眉头：“我从没听她讲过她的家人。她好像没有家人。”

“李水露没有家人？是她亲口对你讲的吗？”

“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胡光尴尬地红着脸。

“有意思的是，你却力荐这样一个并不了解的女人来主持家政。”刘凯意味深长地看着胡光。

胡光躲开了他的目光：“我承认我对她了解不深。但我信任她。她在我家做保姆的二十几年里，从未有过任何闪失，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最后这几年，我继母病重，我们这个家就全依靠她了。尤其对我父亲，她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噢，是这样。”

胡光张了张嘴，正想接着这个话题讲下去，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女护士走进接待室时，脸上还带着余怒未息的神气。

“你们快去看看吧，不知哪儿来了个小泼妇。”女护士生气地嚷道。

胡光倏地站起身：“她在哪儿？”

“正在病房门口闹腾，我们根本拦不住她。”

“恐怕是李水露的干女儿来了。”胡光说。

刘凯诧异地说：“你没告诉我李水露还有个干女儿。”

“本来，我想告诉你的……”

胡光说着，就同小护士一起走出门去，理所当然地，刘凯也跟了出来。

他们三人一来到病房楼梯的拐角处，就听到了争吵声。

“你们把我干妈怎么样了，啊？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一个年轻女人边哭边说。

“你冷静点，爱玲。不是我们把她怎么样了，这只是一起偶然事故，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六

① 还是秘密

“事故，你难道没有责任吗？受害的人为什么偏偏是她，而不是你？”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理可讲！你走开，让我进去看看她。”

“现在还不行。医生不允许探视。我看你还是别闹了，这样对你干妈没有好处……”

刘凯他们走到近前时，只见胡建安威严尽失地用胳膊拦着病房门，一个身材娇小、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人哭哭啼啼地撕扯着他的衣襟。

“爱玲小妹，请你别这样！”胡光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年轻女人的肩膀。

这一声“小妹”似乎把这个名叫李爱玲的年轻女人心头的坚冰给融化了。她蓦地松开手，扑到了胡光的怀里，低声抽泣起来。

“大哥，我干妈她伤得严重吗？”少顷，李爱玲抬起泪眼，望着胡光问。

胡光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她：“你先坐下，来，坐这儿！”

在胡光的温声细语中，李爱玲顺从地坐到了长椅上。

一直守护在病房门口的胡建安见状，不由松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履，边叹着气，边向病房楼梯口的铁栏杆走去。

“大哥，你不肯告诉我，可我知道她伤得很重。我想看看干妈，哪怕只看一眼。”李爱玲几乎是在哀求胡光了。

的确，连刘凯也不得不承认，李爱玲在啼哭时，模样是非常让人爱怜的。她那像洋娃娃一样白皙娇嫩的脸蛋上，流淌的泪滴晶莹剔透，含泪的眼睛就像两颗悲伤的黑珍珠，让人看了为之心痛。

也许胡光就是被她的楚楚可怜给打动了。他就像一个愿意满足妹妹所有要求的大哥哥一样，柔声对李爱玲说：“好吧，你坐在这儿别动，让我去问一下医生。”胡光站起身，也不征求一下刘凯的意见，就径直朝着田医生的办公室走去。



刘凯见状，只好无奈地走开了。

## 第二章 最后的遗言

四天过去了。李水露遇刺一案的侦破，仍没有大的进展。

马森对金贵尊邸周边地区的调查尽管详细而又周密，却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胡建安因心脏病复发，也住进了医院。眼下，刘凯和马森只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等待着李水露的醒来。

躺在医院里的李水露并没有像刘凯希望的那样醒来，反之，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然而，就在刘凯为此一筹莫展之际，田医生突然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去医院一趟。

刘凯赶到市立医院时，田医生已焦急地等在大门口。

“刚才，她像是清醒过来了，突然张了张嘴，似有话要说。”田医生边带着刘凯走向李水露的病房，边介绍李水露的情况。

“她是自己醒过来的吗？”刘凯问。

“不，我想应该是她的干女儿把她唤醒的。干女儿似乎对她的感情很深。”

“我想，她应该是李水露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刘凯若有所思地说。

田医生用不解的目光看着刘凯。但刘凯并没给他多作解释。

为了找到李水露的家人，昨天，刘凯曾到环海路派出所户籍科，查找李水露的原籍。让他大感意外的是，这里根本没有李水露的户口。他又找到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的负责同志，打开了户籍管理库，电脑显示，在数百万的人名中，竟没有一人叫李水露。难道年已六十有余的李水露是个“黑人”？这一发现让刘凯很震惊。但户籍处的老邵对此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他说，像李水露这样



的“黑人”在每个城市里都有。这一部分人的情况很特殊。当年，在她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背井离乡，流落到城市，改名换姓，其目的是与家乡的亲人割断联系。久而久之，她们的原籍便将她们当做失踪人口对待，注销了户口。也就是说，在她们自己亲手导演下，原来的这个人在世界上消失了。而改名换姓后的这个人，就成了“黑人”。

老邵的讲述让刘凯思绪万千。李水露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毅然割断同亲人的联系，甘当“黑人”呢？还有，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她的真名真姓？她到底是谁？一个女人在世界上生活了六十多年，她的过去居然是一片空白……刘凯随田医生走向病房时，心里依然是沉甸甸的。

此时，病房里已没有了胡家人的影子，惟有娇小的李爱玲单腿跪在李水露的床前，轻声啜泣。听到脚步声，李爱玲抬起头，用无助的泪眼看着刘凯和田医生。她像是已哭过无数次的，两眼红肿，目光凄然。

“她好点了吗？”刘凯是出于礼貌才这样问的。他心里很明白，像一片枯叶般毫无血色和生气的李水露，已到了濒死的边缘，就是再高明的医术，也难以让她起死回生了。

李爱玲没有回答，只是悲凄地摇了摇头。

刘凯禁不住朝李水露弯下腰，在她的耳边轻轻问：“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就在这时，他发现李水露的嘴唇开始轻轻地蠕动着，有两滴泪水涌出了她那干枯的眼眶。李水露的嘴唇吃力地一张一合，看口形像是在反复地重复着一个名字。

刘凯连忙把耳朵贴到李水露的嘴边，继续问：“快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李水露的嘴唇依然在蠕动着。

“小——八——村，她说的是小八村！”片刻之后，刘凯抬起头，嘴里重复着“小八村”这三个字，向李爱玲投去探问的目光。

李爱玲只是茫然地摇摇头：“我从没听她说过这个地方。”接着，她也情不自禁地把耳朵凑近了李水露。

然而，李水露在重复着说了几遍“小八村”之后，像是突然觉察出自己泄露了什么秘密，倏地把嘴闭上了。

刘凯看着李爱玲那双泪眼，实在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打扰她，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不得不对她说：“我能和你谈谈吗？”

李爱玲吃惊地望着刘凯，似在说，这样的时刻，我怎么能离开病人？

“你不用担心，护士会照顾她的。”田医生说。

李爱玲这才点了点头，慢慢地站起身。

刘凯将李爱玲带到前几天他同胡光谈话时用过的那间医院接待室。

此时，坐在刘凯面前的李爱玲全没了与胡建安争吵时的泼辣劲，也没了在李水露病床前的悲伤。大概是因了单独同一个警察相处的缘故，她显得有点紧张，低垂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嘴角不时地抽动一下。

“你做李水露的干女儿有多久了？”刘凯从衣袋里掏出记事本和笔，然后用温和的语气问。

李爱玲仍然低着头，语气有些迟缓地答道：“是在我去孤儿院的第二年。”

“你在孤儿院呆过？”刘凯不无惊异地问。

李爱玲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凄楚的笑容：“我姥姥去世的第八天，我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你父母呢？”

“死了。”

“那时你多大？”

“你是指我被送进孤儿院那年？我五岁。”

“你是怎么同你干妈相识的？”



“我不会忘记那一天的。我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可以忘记，惟独不能忘记那一天。”李爱玲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不再等待刘凯的提问，竟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那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正和小朋友们一起在院子里玩耍，这时，院长走过来，小声对我说：玲玲，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有人看你来了。听院长这样说，我心里又惊又喜。我跟在院长的身后，一路小跑，心里却在想，来看我的人会是谁呢？我随院长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阿姨——一位像我妈妈一样漂亮的阿姨。这位阿姨像是早就认识我，见我走进门，忙站起身，亲昵地把我揽在怀里：玲玲，你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露阿姨，是你妈妈最好的朋友。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到周末，她就来看我，总是给我带来好吃的东西。她让我喊她干妈，她喊我宝贝女儿。你知道一个孤儿对于亲情的渴望该有多么强烈吗？每回她来的时候，我高兴得又蹦又跳，而她走的时候，我就像一只被玩瘪了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的。我多么希望她能领养我啊！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向她恳求说：干妈，你把我带走吧！我要和你在一起生活。她听了我的话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摇摇头说，玲玲，干妈也想把你带在身边，干妈连做梦都想这件事，可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符合收养你的条件……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我哭着追问她。她只是不停地叹气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直到我离开孤儿院，进了寄宿学校读书时，她才告诉我，这些年，她一直在给人家做保姆，和我一样，也是孤身一人……”

“你干妈有没有对你讲起过她老家在什么地方？”

“她当然是本地人啦！要不，她怎么会认识我母亲呢？”

“你母亲生前做什么工作？”

“我记不得了。父亲死——死后，她就把我送到姥爷和姥姥家寄养。”

刘凯的目光在笔记本上停留了片刻。尔后，又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